

(台湾)卧龙生 著

风流江湖传

①

狂
龙
降
凤

上



风流江湖传^①

狂龙降凤

(台湾)卧龙生著

上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陆文龙是个憨厚、淳朴的少年靓侠，人见人爱，令多少村姑侠女动情。其父是退隐山野的原江湖上名声赫赫的“铁掌震三湘”。突然遭人伏击，离世前向陆文龙交待了藏于剑鞘中的秘密。

晋王生前食客谋士满门，使怪奇才济济。突起宫帟大变，被满门抄斩夷灭九族。临终将其陵墓秘图分成三部分，割交给门下最信赖的侠客，以期有朝一日重新开坛，聚合各个门派的力量。陆文龙的父亲系三个握有古陵秘笈的要人之一。

陆文龙速赴太行，与早已结集于晋王古陵的黑龙帮、白骨教、天霸帮、川西张门、金陵谢家等时下武林各大门派交手，寻报父仇……

刀光剑影下的男女之爱，别有一番不凡滋味。陆文龙在报杀父之仇的争斗中，不期而遇，与盲叟之女云娘、张门女侠张玉凤以及晋王后裔女扮男装的碧云宫主等妙龄倩女情海翻波，狂龙降风……

本书人物纷杂，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作者很自然地将侠义肝胆与儿女绵情揉合于一体，描画出一个个有血有肉、呼之欲出的江湖男女。



只见红衣女郎一声娇喝道：“咱们的事情还没有谈妥，你们怎么就走。”

——见上册第二章



谢一飞嘿嘿狞笑道：“小子，你认命了吧。”

——见上册第十一章

九月里的太行山，草木渐次凋零。

连日绵绵秋雨，山中寒意已浓，前往山里烧香还愿的香客们，比往常少很多。

这晚约摸二更光景，山下突然奔来一条硕长黑衣大汉，冒雨顶风，沿着一条高峒向山中疾奔。

突地，山岗下一声胡哨，冲出一群手执兵刃的江湖豪客，把去路挡住，黑衣大汉一惊之下，抱拳朗声说道：“诸位是哪条道上的朋友，拦阻在下有何教谕？”

就他说话的工夫，对方已摆开了围攻阵势，黑衣大汉不由怒火上冲，复又高声道：“兄弟陆子俊，久已不在江湖走动，诸位敢莫找错了人？”

只听人群中一声暴吼：“错不了。”

呼地一把锯齿刀当头劈下，刀沉力猛地带起一片啸风之声。

黑衣大汉外号“铁掌震三湘”久闯江湖，经验丰富，一见对方出手之势，便知遇上劲敌，身形微偏，举手一掌将刀震开。

可是，未容他脚跟站稳，呼呼两把单刀又从斜里攻来，陆子俊浓眉掀动，大喝一声，双掌齐发，迎着来招推出，一股劲疾掌力卷起，把从后面偷偷袭来的两个暴徒，震得连人带刀，飞出一丈多远。

盛名之下无虚士，陆子俊一双铁掌的威势果见惊人，出手

一招便伤了二人，但也因此激起了群豪的怒火，胡哨一声，一齐猛攻而上。

这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生死搏斗，但见刀光剑影喊杀连天，整个山林均为之震动。

陆子俊身手矫健，强悍异常，掌招有若铁槌击岩，巨斧开山，围攻的人数虽多，可并未占得便宜，人群中不时传出惨叫闷哼之声，动手仅顿饭时刻，已倒下六七人。

可是这批不明来历的江湖人，竟似对付世仇大敌一般，舍死忘生，前仆后继，没命的前扑。

双方搏斗了足足有一个多更次，参与围攻之人已倒下了十之八九，而陆子俊也已浑身染血，步履踉跄，当他奋起余力，一掌把使锯齿刀的汉子劈倒后，也颓然滚下岗去。

狂风仍自怒吼，雨后暴发的山洪，恍如千军万马，顺着山势往低洼处奔流，昏厥后的陆子俊，经山洪一冲，倏然醒转，他似具有一种异禀，在洪流中翻滚挣扎了一阵，终于抓住一丛杂木，藉势爬爬跌跌向一条空谷奔去。

这座空谷极是静僻，谷内依山建有二间茅屋，屋内一灯如豆，散发着黯淡的黄光，使屋内景物依稀可辨，靠墙一张木榻，卧有一个头发斑白，瘦骨嶙峋，气息奄奄的妇人。

一位年在廿上下的玉面少年，满面忧容地立在榻前发愣。

只听那妇人嘶哑着嗓音呻吟道：“孩子，娘……恐怕……不……不行了……”

少年俯下身去，和声安慰道：“您别伤心，爹今天就可回来了。”

妇人唉声叹道：“娘知道药王的丹药可以起死回生，可是对娘来说，纵有灵丹也没有用了……”

少年耳听门外风狂雨骤，山洪怒吼，暗忖：“似这等天气，就算讨回了丹药，恐怕也没法赶上山来。”

想到这儿，不自觉地黯然摇头。

妇人感伤了一阵，突起一阵剧烈咳嗽，少年赶忙伸手轻轻在她背上拍着。

好半晌，病妇人又道：“你能在娘死之前赶回来让娘见上一面，娘已经很满足了，这几天老觉心惊肉跳，焦躁不安，恍似有大祸临头，难道你爹出事了……”

倏又咳嗽起来。

少年皱着眉头道：“娘，您别想得太多了，好好歇息一会儿吧，爹一身武功，不是轻易受人欺的。”

妇人深沉一叹，伸出鸡爪似的手掌，紧紧抓住了少年的手，泪珠突然泉涌般滚了出来。

蓦地，门外吓通一声，似有重物倒地，少年骇然一惊，霍地转过身来，喝道：“外面什么人？”

妇人紧闭的双目，突然睁开，沙哑地喊道：“快出去看看，一定是你爹回来了。”

少年暗中提功戒备，缓缓趋近门后，倾耳听了听，门外隐隐似有呻吟之声，当下猛的把门一拉，一阵狂风挟着雨点，扑面袭来，使他不自觉打了一个寒战，急拢目光，向门外看去，赫然一个黑衣大汉，倒卧在雨水之中，心头大吃一惊，急步冲出，颤抖着双手，扳过身子细细一看，果是他母子朝夕盼望的“铁掌震三湘”陆子俊，不知遭到什么人的袭击，竟然重伤垂危，奄奄一息。

此时茅屋内传来病妇人微弱的呼声：“飞儿，门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可是你爹爹回来了？”

少年飞快将陆子俊抱起，冲进门来，随手将门掩上，嘴上漫应道：“爹受伤了。”

他把陆子俊轻轻放置在竹榻之上，深吁一口气，迅速为他脱去湿衣，只见浑身上下伤痕累累，血肉模糊。

病榻上的妇人，早为这景况惊呆了，啊呀一声，晕厥过去。把少年惊得手足无措，急用棉被将伤者盖好，奔到榻前，捏着妇人人中，一阵推拿，半晌方悠悠醒转。

少年见她醒转，顾不得和她说话，翻身又赶到竹榻前，摸摸伤者，鼻孔尚有微息，只是各处伤口，经雨水泡浸，已呈白色，最重的一处刀伤，是在肩胛，已然深入肺腑，鲜血兀自汩汩冒出。

少年乃是陆子俊唯一独子，名叫陆文飞，自幼经陆子俊送至一位好友处习艺，近因乃母病危，才赶回来探亲，此刻见父亲伤势如此严重，心中早凉了半截，先行倒了一杯烧酒灌下去，跟着点了他几处穴道。

陆子俊功力深厚，禀赋极佳，经陆文飞一阵推拿，缓缓清醒过来，张口喷出一滩瘀血，喘息着道：“飞儿，你娘的病况如何？”

他于伤重垂危之际，仍念念不忘病榻上的妻子，可见伉俪之间，情深意重，不同凡俗。

陆文飞忍着悲痛，轻声答道：“娘的病还是老样子。”

偷瞥了病妇人一眼，又悄声问道：“爹出了什么事，怎会伤成这样？”

陆子俊双目之中，突然闪出两道怨忿光芒，粗声吼道：“爹遇伏了，这批人不是普通江湖草莽，至少有五个门派以上的人在……”

他伤势极重，经这一阵冲动，伤口迸裂，又流出鲜血。

陆文飞急挥手点了他二处穴道，将血止住，却不敢再和他说话。

陆子俊喘息了一阵，复又开口道：“爹近日听江湖传言许多难惹的武林人物，都纷纷赶到太行，是以连夜赶回，不想竟然遇伏……”

陆文飞忍不住插言道：“他们是来向爹爹寻仇来的么？”

陆子俊摇头叹道：“爹近几年来，深居简出，极少行走江湖，自觉未结什么怨仇，他们这次伏击为父，只怕是另有原因。”

陆文飞睁大眼睛，看着父亲，心中却是疑云重重。陆子俊断断续续又道：“爹择在这荒僻的山谷居住，并非避仇，乃是为了故主的一樁心愿……”

突然他似想起了一件急事，喘吁吁哑声吼道：“快去我衣服内找找，我替你娘讨来的丹药只怕不能用了。”

陆文飞依言在湿衣内找了一阵，衣上满是泥浆与血水，根本找不出什么来。

陆子俊感叹地道：“你娘得这病，全是为父害的，她若不是因为住在这样一处荒僻山谷，怎会害上这场病，唉……”

病榻上的妇人虽已病危，耳力并未失灵，陆子俊所说的话，她听得明明白白，一面为丈夫情意所感动，一面为他的重伤而悲哀，呜咽着泣道：“子俊，你不必管我了，我已灯尽油枯，纵有灵丹，也难挽回劫运，只是你可万万死……死不得！”说到这里已泣不成声。

陆文飞自幼离家，在外学艺，不想艺成回转时，双亲俱已命在垂危，心中有如刀割，急奔到病榻前泣道：“娘，您不用难

过，您的病一定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一定会……”

病人勉强挣扎说了几句话后，已是气若游丝，张着嘴不住地喘。

陆文飞看在眼里，一阵强烈的心酸，直涌上来，热泪夺眶而出。

突然，陆子俊大声嘶吼道：“飞儿，此刻不是哭的时候，快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陆文飞忍着悲痛，复到竹榻之前，陆子俊圆睁双目，喘息着道：“爹剑鞘之内，有张秘图，乃是当年晋王所付托，须等待另二持图的人前来，三方将图拼凑，才可得知图中之秘。”

陆文飞插言道：“爹，你还是静静养伤吧，想那晋王所付托之事，无非是金银珠宝之类的财物，此刻提它干什么？”

陆子俊摇头道：“你切莫将此事等闲视之，想那晋王天纵睿智，胸罗万有，奉诏赐死，但文采武学谁不敬服？所付托之事，自是十分重要了。”

陆文飞从未在江湖走动，也未听过晋王其人其事，陆子俊虽在重伤垂危之际，将秘图之事谆谆嘱咐，他却并未放在心上，当下轻声安慰道：“爹，你少劳神吧，飞儿先替你上点刀伤药好么？”

陆子俊强提一口真气，摇头道：“不用了，趁爹还有一口气在，听爹把话说完。”

咳嗽了一阵，喘息道：“许多武林人赶来太行，事非偶然，爹突然遭人伏击，更非无因，此地你绝不能呆了，爹死之后，你可护送你妈，去你师父那里暂避……”

陆文飞当下轻声道：“娘的病那能长途跋涉呀？”

陆子俊叹道：“情势危急，这是没办法的事，见了你师父，

可把交换秘图的暗语，对他说明，他乃一代大侠……”

蓦地一声狂吼，伤口迸裂，一口鲜血直喷了出来，双腿一蹬，一位铁铮铮硬汉，竟然饮恨长逝！含忿而死。

陆文飞本已悲不自胜，目睹惨状，忍不住放声大哭。

陆子俊刚刚气绝，病榻上的陆夫人突起一阵急喘，浊痰疾涌，也伸腿咽了气。

陆文飞抱着爹爹的尸体，痛哭了一阵，转过身来，发觉母亲也已死去，只呜咽着喊了一声：“娘……”随即仆通倒地，晕厥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刻，陆文飞才悠悠醒转，摇晃着身形立起，定了定神，缓缓行出门外。

此时雨已停歇，狂风亦停，朝阳穿过浓雾，放射出金色的光芒，陆文飞迎着晨熹，深深吸了一口气，他原属至情至性之人，突遭此重大变故，心灵大受创伤。

只觉脑际空洞洞，万念俱灰。

在门外徘徊了一会，这才想到死人入土之事，寻了一把锄头，暂时把父母埋葬起来，心中暗暗盘算忖道：“爹爹再三嘱咐我去师父那里，想是那秘图之事，十分重要，我若不遵照他老人家遗命，岂不是陆门之不肖子弟……？”

经过一阵思索，顿觉心急起来，匆匆收拾一个包袱佩上长剑，将门反锁，随即上路。

约摸未牌时分，已到山下一处小镇，这镇上往常来往之人皆系山居土著，此刻竟有许多挎刀佩剑的外来人，心中大感奇异。

突然一阵浓郁酒香飘入鼻孔，抬头一看，镇上不知什么时间，新开了一座酒馆，里面一片人声，生意似是十分兴旺，他本

不喝酒，但一种好奇心，令他非进去看看不可。

跨进店门，里面竟然十分宽敞，账房之内，端然坐着一位满脸黝黑的女掌柜，见他进来，站起身子，微微笑道：“客官是找人还是独酌？”

陆文飞漫应道：“给我一个坐位就行了。”

黑面女对他上下打量一番道：“客官若是还要进山，本店有洁净的上房可以住下。”

陆文飞暗暗奇异，忖道：“这女子何以如此问我？倒得问个明白，”当下说道：“你怎知我是进山去的呢？”

黑面女笑了笑，道：“近日来来往往的江湖人物极多，大部份是朝山进香的，我见客官佩着宝剑，想来也是朝山的人了。”

陆文飞随口应了声道：“那你就替我留个单间吧。”

此时堂倌已为他找了个座位，上前招呼道：“客官这边坐。”

陆文飞随着他穿过几张桌子，只见一位蓝衫文生，独占一张桌子坐着，堂倌朝那座子一让道：“客官请与这位相公坐。”

那蓝衫文生眉头皱了一下，抬头看了他一眼，仍自低头吃喝。

陆文飞对他点头打了一个招呼，又对堂倌吩咐酒菜，这才坐下，他实在想不通，平日冷落的小镇，今天一下热闹起来。

一个练武的人，纵是毫无江湖阅历，但对武林人物，可是眼到便知。陆文飞坐下暗中一打量，已然觉出这满堂的酒客中，大部分是江湖人物。

对面那位俊美文生，虽叫了不少菜，吃起来却是星星点点，他好像在等什么人，拿着筷子，只是东瞧西看，突然目光停在陆文飞脸上徐徐道：“兄台印堂晦黯，面带忧苦，想是新近遭

逢了重大变故。”

陆文飞心大为骇异，点头道：“寒门不幸，近日父母双亡……”

文生一语触动，竟令他止不住滴下泪来。

文生轻叹一声道：“人生祸福无常，兄台要节哀顺变才是。”

陆文飞忽感自己不应如此失态，暗吸一口气，压下悲恸缓缓说道：“兄台所言极是。”

文生又道：“兄台似是从山里来，莫非尊府就住在太行山内？”

陆文飞暗里又是一惊，忖道：“他怎知我住在山里，莫非此是伏击爹爹有关之人？”

文生见他脸上惊疑不定，微微笑道：“兄台不必多疑，近日山中大雨，小弟因见兄台靴上沾满黄泥，是以猜想你是从山里出来。”

陆文飞低头一看，果见靴面裤上均溅满泥浆，不禁哑然失笑，忽觉文生年龄与自己相仿，竟能觉察入微，确比自己强多了，禁不住抬头对他望去，而文生也恰正望着他，四目相接，只觉对方双目，莹澈有如秋水，于是讪讪一笑道：“兄台尊姓大名？”

少年文生微笑答道：“小弟王孙，祖籍燕京。”

陆文飞又道：“兄台一派斯文，看来不像在江湖行走之人。”

王孙笑道：“兄台问得太奇妙，难道不是江湖人，就不能来太行寻幽览胜么？”

陆文飞不擅言词，对方一反问，顿时语塞，想不出什么来

回答。

王孙笑一笑又道：“小弟确实不是江湖人，只因小弟性喜游山玩水，故而常在江湖中走动。”

此时陆文飞已吃喝完毕，摸出银子丢在桌上，吩咐店小二道：“连王相公的酒账一起算，多余的银子赏你。”

堂倌哈腰谢了，王孙并不谦让，起身道：“小弟就住在这店内，兄台如若没事，何妨屋里谈谈。”

陆文飞想了想道：“小弟也住在此店，兄台有兴，小弟遵命就是。”

随着王孙转入后院，里面竟有好几个院落，王孙所住乃是上房，独占一个院落，甚是宽敞洁净。

王孙侧身让客，陆文飞举步入内，道：“真不曾想到小小山镇会有这么大客寓。”

王孙嗤地一笑道：“不曾想到的事还多呢。”

陆文飞知他话中有话，随道：“兄台是指什么而言？”

王孙为他倒了一杯香茗道：“兄台家住太行，应该想得到，虽然山中时有香客来往，但以土著居多，能化得起钱吃喝住店的，恐怕太少了，像近日这么多江湖豪客前来，算不算是头一次？”

陆文飞点了点头道：“王兄可知是什么缘故呢？”

王孙笑道：“你这话也许是明知故问，但我说的，并不是这件事。”

端起茶呷了一口，把声音放低道：“我所说的是这家店主人，他花了甚多的银钱，来此山村开这样大一个客棧，难道预知会有江湖人来吃喝住店么？”

陆文飞恍然大悟道：“是啊！若是和往常一般，只是几个赶

集的乡下人，不用二、三个月，准得关门大吉。”

王孙微微一笑道：“是以小弟断定他是有所为而来。”

不待陆文飞接话，又道：“这和令尊选择山居，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陆文飞立时变色，霍然起立，冷冷喝道：“阁下是什么人？”

王孙端坐不动，微微笑道：“你不嫌这样子太过冲动么？”

陆文飞自觉失态，缓缓落坐，沉声道：“兄弟乃是一介武夫，不喜转弯抹角说话，你把我请来此地，就是为了打听这件事么？”

王孙摇手道：“稍安勿躁，你好好坐着，听我说。”

抬头见他仍然满脸怒容，禁不住笑道：“兄弟一看便知你是初出茅芦，是以才突然约你来此一谈，不用多疑，兄弟对阁下绝无恶意。”

陆文飞只觉脸上一热，欲言又止。

王孙跟着又道：“小弟对兄台的姓氏，以及令尊是何许人物，均一无所知，所有言语，均属依情理推断之词，兄台如此沉不住气，到引起小弟甚多疑窦。”

陆文飞道：“小弟姓陆名文飞，至于先父的名讳，恕我暂时不便奉告。”

他此时已渐形平定，顿了顿又道：“只因先父乃是中人伏击，重伤而死，小弟不得不小心一些，刚刚莽撞的地方，还请王兄勿怪。”

王孙一笑道：“兄弟一向不拘小节。”

跟着一整面色又道：“据兄弟推断，不论令尊是在此地择居甚久，或是最近迁来太行，必定有所图谋。被人伏击，那证明他所谋之事，与另外一伙人有了冲突，陆兄今后倒真得提防一

些呢。”

陆文飞道：“王兄所言极是，兄弟下山便为离开此一是非之地。”

王孙大感意外，想了想道：“令尊对你难道没什么遗言？”

陆文飞沉吟良久，默然不语。

王孙又道：“近日江湖纷纷传言，当今天下武林人物，都赶来了太行山，兄台定是早已听到了。”

陆文飞道：“小弟来到镇上时，才觉事情有些蹊跷，但却不知是为了什么？”

王孙道：“此是一件震惊江湖的大事，只怕不出几天，便有热闹好瞧了，你我躬逢其盛，岂可错过大好良机。”

陆文飞暗忖：“莫非均是为了那张秘图而来？”

王孙见他沉吟不语，复又道：“就以店主来说，只怕也不简单呢！”

陆文飞想起掌柜的那个黑女子，果觉得有些可疑。

就在这时，一个店小二推门而入，欠身对陆文飞道：“客官的屋子收拾好了，可要去看看？”

陆文飞起身拱手道：“小弟且去看看房子，有空再来讨教。”

王孙微笑道：“陆兄请便，过一会小弟当去致候。”

陆文飞道：“不敢当。”

随着店小二行入一间室内，那是靠近过道的一个单间，里面也很洁净，他久处山林，生活极是简朴，当下点头道：“很好！很好。”

小二欠身退出，陆文飞随即往床上一躺，脑际思潮起伏，暗忖：“我若此刻赶去庐山五老峰，谒见师父他老人家，往返至